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後魏文卷十九

烏程嚴可均校輯

元孚

孚字秀和，臨淮王譚之次子。累遷兼尚書右丞。靈太后臨朝，遷左丞。召賑鈞阿那瓌辱命，下廷尉。後拜冀州刺史，陷入葛榮桀，死。還除冀州刺史。封萬年鄉男。後從孝武西遷，除尚書左僕射。封扶風郡王。監國史。歷司空，兼尚書令、太保。遷太尉。薨贈大司馬錄。尚書事。諡曰文簡。

陳賑恤阿那瓌便宜表

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糒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召給之。斯卽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召擇牛產羊，飭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

宜置之臣謂人情戀本竈肯徙內若依臣請給賑雜畜愛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畱益損假令逼徙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畱難測既易水草病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尙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賈遼起于上古交易行于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北人阻饑命懸溝壑公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願求宜見聽許

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論討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氏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代京恆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前世苦之計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返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呂理雖萬變可召一觀來事雖懸易召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

固畱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勤諍、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敝亦同疇日宜準昔成謨略依舊事借其所閑地聽使田牧粗置官屬示相慰撫嚴戒邊兵已見保衛馭已寬仁靡已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疏不容叛反今北鎮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擇因令防祭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

先人有奪人之心待降如受彊敵武非專外亦㠯防內若從處分割配諸州鎮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夷性貪見則恩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易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旣其如此爲費必大

魏晉陵淮王譚附傳

修樂器表

昔太和中中書監高闔太樂令公孫崇脩造金石數十年間乃奏

成功時大集儒士攷其得失太常卿劉芳請別營造久而方就復召公卿量校合否論者沸騰莫有適從登被旨敕竝見施用往歲大軍入洛戎馬交馳所有樂器亡失亟盡臣至太樂署問太樂令張乾龜等云承前旨來置宮懸四箱鑾輿六架東北架編黃鐘之磬十四雖器名黃鐘而聲實夷則攷之音制不甚諧韻始沈懸于東北太簇編于西北蕤賓列于西南竝皆器象差位調律不和又有儀鍾十四虛懸架首初不叩擊今便刪廢臣從正則臣今據周禮亮氏脩廣之規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聲叩鍾求音損除繁雜計論實錄依十二月爲十二宮各準辰次當位懸設月聲既備隨用擊奏則會還相爲宮之義又得律呂相生之體今量鐘磬之數各呂十二架爲定魏書臨淮王譚附傳

咸陽王禧

禧字永壽獻文帝第二子太和九年封咸陽王加侍中驃騎大

將軍中都大官，出爲冀州刺史。入除司州牧，兼太尉。尋加侍中。正太尉。宣武卽位，受遺輔政。進位太保，領太尉。景明二年，謀反，賜死。

敘武表

國朝偃武崇文，偏捨來久。州鎮兵人，或有雄勇，不閑武藝。今取歲暮之暇，番上之日，訓其兵法，弓矢千稍，三分並教，使人閑其能。臨事無闕。魏書咸陽王嘉傳

高陽王雍

雍字思穆，獻文帝第四子。太和九年封潁川王。加侍中。征南大將軍，拜中護領。鎮北大將軍，改封高陽王。行鎮軍大將軍，遷衛尉，加散騎常侍。除鎮北大將軍，相州刺史。進號征北將軍。宣武卽位，遷征北大將軍，冀州刺史。入拜驃騎大將軍，司州牧。遷司空，轉太尉，加侍中。除太保。孝明卽位，召爲宗師，進太傅。爲于忠

矯詔所廢，召王歸策，盡太后臨朝，除侍中太師領司州牧錄尚書事，兼太保，進位丞相。孝莊初，于河陰遇害，謚曰文穆王。

考格表

竊惟三載考績，百王通典。今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散官上第者，四載登一級。閑冗之官，本非虛置，或召賢能而進，或因累勤而舉，如其無能，不應。忝茲高選，既其召能通典作召能，勸召能進之朝伍，或任官外戍，遠使絕域，催督逋懸，察檢州鎮，皆是散官召充廁使及于考陟，排同閑伍，檢散官之人，非才通典作才非，皆劣稱事之輩，未必悉賢，而考閱已多年，課煩已少歲，上乖天澤之均，下生不等之苦，又尋景明之格，無折考之文，正始之奏，有與奪之級，明參差之考，非聖慈之心，改典易常，乃有司之意，又尋考級之奏，委于任事之手，涉議科勤，絕于散官之筆，遂使在事者，得展自勸之能，散輩者，猶絕披衿之所，抑召上下之閼，限召旨格之判，致使近侍禁職，抱槃

屈之敵，禁衛武夫懷不申之恨，欲翹平四海。何召獲諸，又散官在直，一玷成尤。銜使愆失，差毫卽坐。徵繩所逮，未嘗事閑。僂之賚，不呂祿。微加賞罪，殷之犯未殊任事。考陟之機，推年不等。臣聞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代何觀？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啟處。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依依楊柳，召敘治兵之役。霏霏雨雪，又申振旅之勤。若折往來日月，便是采薇之詩。靡林杜之歌罷，又任事之官。吉凶請假，定省埽拜。動歷十旬，或因患重請。動輒經歲，征役在途。勤泰百倍，苦樂之勢，非任事之倫。在家私閑，非理務之日。論僚語，勸先宜折之。武人本挽上格者爲羽林，次格者爲虎賁。下格者爲直從，或累紀征戍，靡所不涉。或帶甲連年，負重千里。或經戰捐傷，或年老衰竭。今試召本格責其如初，有爽于先退階奪級。此便責召不衰，理未通也。又蕃使之人，必抽朝彥。或歷嶮千餘，或履危萬里。登有死亡之憂，咸懷不返之慄。魂骨奉忠，召尸將命。先朝賞

格酬已爵品、今朝改式、止及陪勞折已代考、有乖使望、非所已獎勵、皇華而敦崇四牡者也、復尋正始之格、汎後任事上中者三年升一階、汎前任事上中者六年進一級、三年一考、自古通經、今已汎前六年昇一階、檢無愆犯、倍年成級、已此推之、明已汎代考、新除一日、同霑階榮下第之人、因汎上陟、上第之士、由汎而退、臣又見部尉資品本居流外、刊諸明令、行之已久、然近爲里巷多盜、已其威輕不肅、欲進品清流、已懶委茲冗、甄溪欣云爲法者施而觀之不便則改、竊謂斯言有可采用、聖慈昭覽、更高宰尉之秩、今考格始宣、懷怨者眾、臣竊觀之、亦謂不可、有光國典、改之何難、魏書高陽王雍傳

自陳六罪表

傳又見通典十五

臣初入柏堂、見詔旨之行、一由門下、而臣出君行、不曰悛意、每覺傷矜、視之慘目、深知不可不能禁制、臣之罪一也、臣近忝內樞、兼

尸師傅，宜保護聖躬。溫清晨夕，而于忠身居武司，禁勒自在，限臣
內外，朝謁簡絕，皇居寢食，所在不知。社稷安危，又亦不預。出入柏
堂，戶位而已。臣之罪二也。忠規欲殺臣，賴在事執拒，又令僕卿相
任情進黜，選官授職，多不經旬，斥退賢良，專納心腹，威振百寮，勢
傾朝野。臣見其如此，欲出忠爲雍州刺史，鎮撫關右，在心未行，反
爲忠廢。忝官尸祿，孤負恩私，臣之罪三也。先帝升遐，儲宮纂統，斯
乃君父之恆謨，臣子之永則。加賞之義，自古無之。忠旣人臣，受恩
先帝，喪禍之際，竭節是常。迎陛下于東宮，臣下之恆事，如其不爾，
更欲何爲？而忠意氣凌雲，坐要封爵，爾日抑之，交恐爲禍。臣曰：權
臣所欲，不敢輒違。卽集王公卿士，議其多少，清潤王臣，憚先帝懿
弟，識度寬明，臨眾唱議，非呂勤而賞之，懼違權臣之旨，望顏而授。
臣知不可，因而從之。臣之罪四也。忠秉權門下，且居宰執，又總禁
旅，爲崇訓衛尉，身兼內外，橫于宮掖，臣之罪五也。古者重罪必令

三公會期至旬日所目重死刑也先帝登極十有七年細人犯刑猶寬憲墨朝廷貴仕不戮一人今陛下踐阼年未半周殺僕射尚書如天一草是忠乘權矯旨擅行誅戮臣知不能救臣之罪六也臣位荷師相年未及終難恕之罪顯露非一何情旨處何顏旨生雖經恩宥猶有餘責謹反私門伏聽司敗

魏書高陽王雍傳靈太后臨朝出于忠爲冀州刺史

刺史

請限賤妾奴婢服飾表

王公已下賤妾悉不聽用織成錦繡金玉珠瓈違者旨違旨諭奴婢悉不得衣綾綺纈止于綬縉而已奴則布服竝不得呂金銀爲釵帶犯者鞭一百魏書高陽王雍傳靈太后刺史

請云云太后從之而不能久行也

奉禁鹽池復置監司取稅

鹽池天藏資育羣生仰惟先朝限者亦不苟與細民競茲贏利但利起天池取用無法或豪貴封護或近者吝守卑賤遠來超然絕

望是已固置主司令其裁察彊弱相兼務令得所且十一之稅自古及今取輒召次所濟爲廣自爾宿洽遠近齊平公私兩宜儲益不少及鼓吹主簿王後璫等詞稱請供百官食鹽二萬斛之外歲求輸馬千匹牛五百頭自此而推非可稍計後中尉甄琰啟求罷

禁被敕付議尙書執奏稱琰啟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請依常禁爲允詔依琰計乃爲統池之民尉保光等擅自固護語其障築

倍于官司取與自由貴賤任口若無大宥罪合推斷詳度二三溪

乖王法臣等商量請依先朝之詔禁之爲便防姦息暴斷遣輕重亦準前旨所置監司一同往式魏書食貨志神麌初太師高陽王雍太傅清河王辟等奏于是復置

監官召
監檢焉

奏請用薛欽船運計

運漕之利今古攸同舟車息耗實相殊絕欽之所列關西而已若域內同行足爲公私互益謹輒參量備如前計庶微召有減勞止

小康若此請蒙遂必須溝洫通流卽求開興修築或先召開治或
古迹仍在舊事可因用功差易此冬閏月令疏通咸訖比春水之
時使運漕無滯魏書食貨志三門都將薛欽上言造船召易車漁子公私爲便錄高陽王雍尚書僕射李崇等奏

奏分置阿那孩婆羅門

蠕蠕代跨絕域感化歸附那瓊委質于前婆羅門歸誠于後漢時
呼韓得同今美已上六句從通典補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召相維禦難爲國藩籬今臣等參議自爲懷朔鎮北土名無結
山吐若奚泉敦煌北西海郡卽漢晉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
那瓊宜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
聚散其爵號及資給所須唯恩裁處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阿那
瓊所居既是境外宜少優遣召示威刑請沃野懷朔武川鎮各差
二百人合當鎮軍主監卒給其糧仗送至前所仍于彼爲其造構

功就聽還諸于北來在婆羅門前投化者令州鎮上佐準程給糧送詣懷朔阿那瓌鎮與使人量給食粟在京館者任其去留阿那瓌草創先無儲積請給朔州麻子乾飯二千斛官駝運送婆羅門居于西海既是境內資衛不得同之阿那瓌等新造藩屏宜各遣使持節馳驛先詣慰喻并委經略魏書蠕蠕傳正光二年十月據尙書事高陽王雍尙書令李崇侍中侯剛尙書左僕射元欽侍中元又侍中安豐王延明吏部尙書元修義尙書李彥給事黃門侍郎元纂張烈盧同等奏又見通典一百九十六

費羊皮張回事議通典作先皮

州處張回專引盜律檢回所犯本非和掠保證明然去盜遠矣今引召盜律之條處召和掠之罪原情究律實爲乖當如臣鈞之議知買掠良人者本無罪文何召言之羣盜強盜無首從皆同和掠之罪故應不異明此自無正條引類召結罪臣鴻召轉賣流漂罪與掠等可謂罪人斯得案賊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

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功者流詳沈賤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爲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科盜人賣買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爲準例所㠯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彊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彊盜俱得爲例而㠯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日隨從諭此明禁暴掠之原遏姦盜之本非謂買之于親尊之手而同之于盜掠之刑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㠯容有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爲差級尊卑爲輕重依律諸共犯罪者皆㠯發意爲首明賣買之先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羊皮不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爲元首張回從坐首有沾刑之科從有極黜之戾推之憲律法刑無據買者之罪宜各從賣者之坐又詳臣鴻之議有從他親屬買得良人而復賣不語後人由狀者處同掠罪既一爲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㠯不賣爲

可原轉賣爲難恕張回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

賞之議未聞刑罰之科已降恐非敦風厲俗立德導民之謂請免

羊皮之罪公酬賣直

魏書刑罰志通典一百六十七

南郊明堂配食議

竊臣尚德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帝
神武纂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郊高祖孝
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巍道刑措勝殘功同天地宜配明堂

二熙平二年三月北海王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任城王澄胡國珍崔光等議

停元匡所制尺度議

伏惟高祖創改權量已定匡今新造微有參差且匡云所造尺度
與漢志王莽權斛不殊又晉中書監荀勗云後漢至魏尺長于古
四分有餘于是依周禮積黍日起度量惟古玉律及鐘遂改正之
尋勗所造之尺與高祖所定毫釐略同及侍中崔光得古象尺于

魏書禮志

時亦准議令施用。仰惟孝文皇帝德邁前王，睿明下爍，不刊之式，
事難變改。魏書廣平王洛侯記臣等參論，請停匡議，永遵先皇之制。附傳匡所制尺牘

太師高陽王雍等議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十九終

全後魏文卷二十

烏程嚴可均校輯

元端

端字宣雅，雍長子。爲散騎侍郎，累遷通直常侍、鴻臚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出爲安東將軍、青州刺史。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使持節、東南道大使，拜鎮軍將軍、兗州刺史。封安德縣開國公。除都官尚書。孝莊初，與雍俱遇害於河陰，贈車騎大將軍儀同。

三司相州刺史

上言集議郊禘配

謹案禮記祭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鲧，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郊祖宗謂祭祀呂配食也。有虞氏呂上尚德，禘郊祖宗配用有德者。自夏呂下稍用。

其姓代之。是故周人曰后稷爲始祖。文武爲二祧。訖于周世。配祭不毀。案禮書雖無廟配食補祭。謹詳聖朝自太祖道武皇帝配圓丘。道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土帝。明密皇后杜氏配地祇。又呂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帝之廟既毀。上帝地祇配食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羣官集議。召聞。魏書禮志二熙平二年三月太常少卿元端上言

宗室助祭議

禮記祭法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功重不遷。二祧已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疏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占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疏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爲羣。不繫于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爲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

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有所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恐應預列既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魏書禮志二配平二年江陽王繼表求預祭王僧奇等議不得顏祭李穆之議
博士劉臺龍議

預祭太常少卿元端
又見通典五十一
議

羊祉謚議

社志存埋輪不避彊禦及贊戎律熊武斯裁仗節撫藩邊夷識德化沾殊類強負懷仁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宜謚爲景

魏書酷吏羊祉傳

上言羊祉謚應如前議

博士劉臺龍議

竊惟謚者行之迹狀者迹之稱然尙書銓衡是司釐品庶物若狀與迹乖應抑而不受錄其實狀然後下寺依謚法準狀科上豈有捨其行迹外有所求去狀去稱將何所準檢社邑母老辭藩乃降手詔云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及其歿也又

加顯贈言祉誠著累朝效彰内外作牧岷區字萌之績縣聞詔冊
褒美無替倫望然君子使人器之義無求備德有數德優劣不同
剛而能克亦爲德焉謹依謚法布德行剛曰景謂前議爲允姚書
傳元謚劉臺龍議謚曰景侯廟元算等
駁靈太后令依駁更議元端臺龍上言

廣陵王羽

羽字叔翻獻文帝第五子太和九年封廣陵王加侍中征東大
將軍大理加衛將軍遷特進尚書左僕射太子太保錄尚書事
領廷尉兼太尉坐事削職及車駕南伐進號衛將軍除征東大
將軍開府青州刺史加散騎常侍進號車騎大將軍宣武卽位
遷司州牧景明二年進司徒薨謚曰惠

奏請內攷京官

外攷令文每歲終州鎮列牧守治狀及至再攷隨其品第旨彰黜
陟去十五年中在京百寮盡已經攷爲三等此年便是三載雖外

有成令而內令未班內外攷察理應同等臣輒推准外攷召定京

官治行

魏書廣陵王紀傳

彭城王勰

王紀傳

勰字彥和獻文帝第六子太和九年封始平王加侍中征西大將軍拜光祿大夫轉中書令改封彭城王除中軍大將軍開府宗師尋爲司徒太子太傅宣武即位出爲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尋領揚州刺史進大司馬領司徒錄尚書加侍中爲高肇所譖永平元年九月遇害謚曰武宣王孝莊帝即位追尊曰文穆皇帝廟號肅祖

上孝文帝謚議

謹案謚法協時肇享曰孝五宗安之曰孝道德博聞曰文經緯天地曰文仰惟大行皇帝義實該之宜上尊號爲孝文皇帝廟曰高祖陵曰長陵

魏書彭城王紀傳

奏駁甄琰弛鹽禁議

琰之所列富乎有言首尾大備或無可貶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古之善爲治者莫不昭其勝途悟其遠理及于救世升降稱時欲令豐無過溢儉不致敝役養消息備在厥中節約取足成其性命如不爾者焉用君爲若任其生產隨其啄食便是芻狗萬物不相有矣自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卑高理陸然恩惠旣交思拯之術廣恆恐財不賙國澤不厚民故多方召達其情立法目行其志至乃取貨山川輕在民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己也回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民藉造物之富賑造物之貧徵商賈給戎戰賦四民贍軍國取平用乎各有義已禁此淵池不尊大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後官之資旣潤不在己彼我理一猶積而散之將焉所吝且稅之本意事有可求固已希濟生民非爲富賄

藏貨不爾者皆之君子何爲然哉是已後來經圖未之或改故先朝商校小大召情降鑒之流疑興復鹽禁然自行召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間事不如法遂令細民怨嗟商販輕議此乃用之者無方非興之者有謬至使朝廷明識聽營其間寧而罷之懼失前旨一
可否吉瀨司徒錄尚書彭城王

魏書甄琰傳世宗臨御時表請弛鹽禁詔付以座議

彭城王

彭城王

彭城王劭

劭字子訥，勰子。永平中襲爵孝明時歷宗正少卿平東將軍青州刺史孝昌末徵爲御史中尉孝莊帝卽位尊爲無上王尋遇害河陰追諡曰孝宣皇帝。

奉家財召充軍用表

僞豎遊魂閭餓邊境勞兵兼時日有千金之費臣仰藉先資紹饗厚秩思召埃塵用裨山海臣國封徐州去軍差近謹奉粟九千斛

絹六百匹、國吏二百人、召充軍用。

魏書多城
王襲附傳

北海王詳

詳字季豫，獻文帝第七子。太和九年封北海王。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光祿大夫、轉祕書監、行中領軍畱守。又行司州牧，除護軍軍錄、尚書事。除太傅、領司徒。正始元年召。罪廢爲庶人，暴死。永平元年復本封，葬呂王禮。謚曰平王。

奏劾甄琰李憑

臣聞黨人爲患，自古所疾。政之所忌，雖寵必誅。皆所召存天下之至公，保靈基于永業者也。伏惟陛下纂聖前暉，淵鑒幽慝，斷近習憲軌，唯新大政。蔚召增光，鴻猷于焉永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琰，身居直法，糾擿是司，風邪讐讟猶宜劾糾。況趙脩督舉異聲，署内外，侵公害私，野朝切齒。而琰嘗不陳奏，方更往來，綢繆結納。

呂爲朋黨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
之弟越陽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武衛將

軍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脩營彰方加彈

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呂爲已力仰欺朝廷

俯罔百司其爲鄙詐于茲甚矣不實不忠實合貶黜謹依律科徒

請呂職除其父中散實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呂

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脩是親是仗交遊之道不依恆度或晨

昏從就或吉凶往來至乃身拜其親妻見其子每有家事必先請

託繙點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呂肅整阿訛獎厲忠槩請

免所居官呂肅風軌魏書甄瓊傳趙脩死之明日瓊與李憑呂朋

之狀司徒錄尚書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卿等窮其詞附

奏請改制條還附律處

北海王詳等奏

竊惟姦劫難除爲蠹日久羣盜作患有國攸病故五刑爲用猶陷

觸綱之誅道幾勝殘蠹息狗竊之饑是曰班制垂式名爲治本整綱提目政之大要謹尋奪祿事條班已周歲然京邑尹令善惡易聞邊州遠守或難聽審皆上下同情迭相掩沒設有賊發隱而不言或曰劫爲偷或逼掠成盜更令賊發難知攘竊惟甚臣等參議若依制削奪則縣無暮月之宰附條貶黜郡靡歲稔之守此制必行所謂法令滋章盜賊多有昔黃龜變風不由削祿張趙稱美豈憚貶退然綏導之體得失在人乃可重選慎官依法勅禁不宜輕改法令削黜羣司今請改制條還附律處其勵己公清賞有常典風謠贖賄案爲攷第魏書北海王詳傳景明二年詳與八座奏

上言集議祿祿儀注

奉旨集議僉曰爲祿祿之設前代彝典惠蔚所陳有允舊義請依前創敬享清宮其求省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解注下逼列國兼時奠之敬事雖輒省請移仲月擇吉重聞魏書禮志二景明二年七月竹中錄尚書事北

南王許等
言詔可

北海王顥

顥子子明詳子永平元年襲封北海王累遷至都官尚書正光中出除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徐州刺史孝昌中爲征西將軍西道行臺尚書右僕射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泰初進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相州刺史孝莊卽位授太傅尋奔梁梁立爲魏帝已永安元年十月入據南兗州之銅城建元孝基明年五月入洛改元建武尋戰敗南奔爲臨潁縣卒江豐所斬孝武卽位追贈驃騎大將軍冀州刺史

入洛上梁武帝表

河北河南一時已定唯余朱榮尙敢跋扈臣與慶之自能擒討今州郡新服正須綏撫不宜更復加兵搖動百姓梁書陳懷之傳

清河王懌

懌字宣仁孝文帝第五子太和二十一年封清河王宣武卽位

拜侍中轉尚書僕射進司空孝明卽位轉司徒進太傅領太尉

正光元年爲元叉所害

案北史李先傳先曾孫義

記室牋書表疏文不加點清典贍遠當世稱之

魏書清河王懌

傳有諫諛太后使沙門惠嵩曰呪水療病表據北史是議微草

奏今編入義徵文餘姑歸懌集

又案魏書袁裕

傳

魏書袁裕

傳

子躍爲清河王懌文學釋之文表多出于躍

乞議定喪禮表

臣聞百王所尚莫尚于禮于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誦商確有異或竝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計事共端雖憲章祖述各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爲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擅于漢朝王肅之禮獨行于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盡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閭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紙著

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卽詆詞疵謬糾劾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修稽攷古今莫專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僚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令博士一人輕余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爲庶母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替聖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孫語貴則二人竝爲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爲舛駁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尙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爲則況堂堂四海謁謗如林而令喪禮參差始于帝族非所已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忝宮台傳備位喉脣不能秉國之鉤致斯爽缺具瞻所諭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顥二國不同之狀召明喪紀乖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内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

廣永爲條例庶塵岳沾河微酬萬一

魏書禮志四年平二年十月太傅清河王擇表

官人失序表

孝文帝制出身之人本召門品高下有恆若準資蔭自公卿令僕之子甲乙丙丁之族上則散騎祕著下逮御史長兼皆條例昭然無有虧沒自此或身非三事之子解褐公府正佐地非甲乙之類而得上宰行僚自茲召降亦多乖舛且參軍事專非出身之職今必釋褐而居祕著本爲起家之官今或遷轉召至斯皆仰失先準有違明令非所謂式遵遺範奉順成規此雖官人之失相循已久然推其彌漫抑亦有由何者信一人之明當九流之廣必令該鑑氏族辨照人倫才識有限固難審悉所召州置中正之官清定門胄品藻高卑四海盡一專戶衡石任實不輕故自置中正召來賢于太和之日莫不高擬其人妙盡茲選皆須名位重于鄉國才德允于具瞻然後可召品裁州郡綜覈人物今之所置多非其人乞

明爲救制使官人選才備依先旨無令能不乖方違才易務并革
送中正一依前軌庶清源有歸流序允穆通典十六孝明帝時清
表案今魏書孝文五王傳全缺呂北史河王憲由官人失序比
補之故無此表通典所據乃魏收原書也

奏立表伺晷度

天道至遠非人情可量麻數幽微豈召意輒度而議者紛紜競起
端緒爭指虛遠難可求衷自非建標準影無召驗其真僞頃永平
中雖有攷察之利而不周歲窮究遂不知影之至否差失少多臣
等參詳謂宜今年至日更立表木明伺晷度三載之中足知當否
令是非有歸爭者息競然後采其長者更議所從魏書律曆志上
清河王憲司空尚書令任城王澄狀駕常
侍尚書僕射元暉侍中領軍江陽王繼奏

奏請追奪于忠賞罰

竊惟先帝升遐之初皇上登極之始四海謐然宇內晏清至于奉
迎乘輿侍衛省闈斯乃臣子之常節職司之恆理不容召此爲功

安開并邑臣等前議所呂廣建茅土者正呂畏迫威權苟免暴戾
故也是呂中議之際呂十三日夜入爲無動唯呂拒違矯令抑黜
姦回微可褒敘呂前作中臣忠總攝文武侍中臣光久在樞密讚
同其意故唯賞二人今尙書臣昭等無涯上訴奉敕重議案王顯
陰結姦徒志爲不逞高肇遠同凶逆遙構禍端無將之罪事合洿
戮而忠等徵罪唯呂厥身不至孥戮又出罪人窮治不盡案律準
憲事在不輕暨皇上纂脉聖后別宮母子隔異溫清道絕皆忠等
之咎過方厥勳功微罪重又忠專權之後擅殺樞納輒廢宰輔令
朝野駭心遠近怪愕功過相除悉不合賞請悉追奪魏書于栗磾附傳靈太后

臨湖縣子忠侍中領軍崇訓
衛尉荀餘太傅清河王等奏

奏定五時冠服

詳案前敕制五時朝服舊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
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

革冠冕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皆用幘爲允尙書曰禮式不經請訪議事奉敕付臣令加改決臣呂爲帝王服章方爲萬世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下省定議

蒙敕聽許謹集門下及學官呂上四十三人尋攷史傳量古校今

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博士臣王僧奇蔣雅

哲二人呂爲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謂從國子前議爲允

魏書
四平二年九月太傅清河王

擇給事黃門侍郎韋延祚奏

胡太后父廟制議

太后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

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召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召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召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于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于高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太祖之位召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虛觀前經詳議竝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召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召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召展事孝

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于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于主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祏，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于逸禮。大夫及士既得有廟，題紀祀者，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已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尙爲之不繹。況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官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已銘神位。魏晉禮志二神龜祖靈太后父胡國珍薨

贈太上秦公時疑其廟制侍中太傅清河王禪議又見通典四十八

又議

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已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合云廟，皆

四牘五架北廂設坐東昭西穆是呂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實合朝令宜卽依此展其享祀魏書禮志二通典四十八

作主議

原夫作主之禮本呂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展今銘旌紀板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已展事孝敬想像生存上自天子下達于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于主唯謂王侯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是使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理實所未安宜通爲主百銘神位通典四十八

清河王璽

璽，憚子。正光中嗣封清河王。孝莊末爲特進車騎大將軍。普泰初歷儀同三司侍中驃騎大將軍。進太傅太昌初遷司徒。孝武

西遷呂大司馬承制總萬機天平二年薨謚曰文宣王

承制大赦

永熙三年八月

晦爲明始亂實治基爰著天道又符人事故姬祚終微踐土有勤
王之役劉氏將傾北軍致左袒之舉用能隆此遠年克茲十世永
熙之季權佞擅朝羣小是崇勸賢見害官緣價呂貴賤獄因貨而
死生宗祏飄若綏旒民命棄如草莽大丞相位居晉鄭任屬桓文
興甲汾川問罪伊洛羣姦畏威擁迫人主呂自敵衛遠出秦方雖
車駕流移未卽返御然權佞將除天下延頸魏邦雖舊其化惟新
思與兆民同茲更始可大赦天下

魏書出帝紀帝出于長安八月推司徒公清河王亶爲人司馬

承制總萬機居
侍書省成辰制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終

全後魏文卷二十一

烏程嚴可均校輯

衛操

操字德元代人晉征北將軍衛瓘子爲牙門將後舉族歸猗盧猗包是爲桓帝累遷右將軍封定要侯至猗盧之三年卒猗盧是爲穆帝

桓帝功德頌碑

魏軒轅之苗裔言桓穆二帝馳名域外九譯宗焉治國御眾威禁大行聲著華裔齊光純靈智深謀遠窮幽極明治則清斷沈浮得情仁如春陽威若秋霜彊不陵弱隱恤孤榮道教仁行化而不刑國無姦盜路有頌聲自西訖東變化無形威武所向下無交兵南壹王室北服丁零招諭六狄咸來歸誠超前絕後致此有成奉承晉皇扞禦邊疆王室多難天網弛綱豪心遠濟靡離其殃歲翦逆

命姦盜豺狼。永安元年歲次甲子奸黨猶逆東西狼跋敢逼天王。兵甲屢起。怙眾肆暴。屠用將士。鄆洛搆隙。棄親求疏。乃招異類。屠各匈奴劉淵奸賊。結黨同呼。敢擊并土。殺害無辜。殘破狼籍。城邑丘墟。交刃千里。長蛇寒塗。晉道應天。言展良謀。使持節平北將軍并州刺史護匈奴中郎將東嬴公司馬騰才神絕世。規略超遠。時逢多難。懼損皇祀。欲引兵駕。猶犹孔熾。造設權策。濟難奇思。欲招外救。朝臣莫應。高算獨斷。決謀盟意。爰命外國。引軍內備。簡賢選士。命茲良使。遣參軍壺倫牙門中行嘉義陽亭侯衛謨。協義亭侯衛鞬等。馳奉檄書。至晉陽城。又稱桓穆二帝心在宸極。輔相二衛。對揚毗翼。操展文謀。雄奮武烈。承命會議。諮詢奮發。昔桓文匡佐不經日。兄弟齊契。決勝廟算。鼓謀南征。平夷險難。又云二帝列領。言功著周室。顯名載籍。列賞備物。大眾迴動。熙熙集興。軍百萬。期若合符。引接款密。信義不渝。會盟汾東。銘篆丹書。永世奉承。慎終

如初契^其命將精銳先驅南救涇縣東解壽陽窘迫之邑幽而復
光太原西河樂平上黨遠遁戎暴白骨交橫羯城肆虐六郡凋傷
羣惡相應圖及華堂旌旗輕指羯黨破喪遣騎十萬前臨淇漳鄰
遂振潰凶逆奔亡軍據州南曜鋒太行翼衛內外鎮靜四方志在
竭力奉戴天王忠恕用蹕外動亦攘于是曜武振旅而旋長路匪
夷出入經年毫毛不犯百姓稱傳周覽載籍自古及今未聞外域
奔救內患棄家憂國^呂危易安惟公遠略臨難能權應天順人恩
德素宣和戎靜朔危邦復存又云非桓天挺忠孝自然孰能超常不
爲異端回動大眾感公之言功濟方州勳烈光延升平之日納貢
充蕃憑瞻鑾蓋步趾三川有德無祿大命不延年三十有九已永
興二年六月二十四寢疾薨殂背棄華殿雲中名都國失惠主哀
感欷歔悲痛煩冤載號載呼舉國崩絕攀援靡訴遠近齊輓奔赴
梓廬人百其身盈塞門塗高山其頽茂林凋枯仰訴造化痛延悲

夫又桓帝忠于晉室駿奔長衢隆冬淒淒四出行誅蒙犯霜雪殄入豚膚用致薨殂不永桑榆呂死勤事經勳同模垂名金石載美晉書平北哀悼祭呂豐麻攷行論勳謚曰義烈功施于人祀典所說云桓帝經濟存亡繼絕荒服是賴祚存不輟金鑄簫鼓輶蓋殊制反及二代莫與同列并域嘉歎北國感榮各竭其心思揚休名刊后紀功圖像存形靡輟享祀饗呂犧牲永垂于後沒有餘靈長存不朽延于億齡其頌又稱桓帝金堅玉剛應期順會王有北方行能濟國武平四荒無思不服區域大康世路紛糾運遭播揚錫胡因釁敢害并土哀痛下民死亡失所率眾百萬平夷險阻存亡繼絕一州蒙祐功烈桓桓龍文虎武朱邑小善遺愛桐鄉勤攘大患六郡無缺悉之來由功而存刊后勒銘垂示後昆魏書衛操傳桓帝崩操立碑于大邦城南古頌功德云云時晉光熙元年秋也皇興初豫州刺史雅問段熲于大邦得此碑文雖非贊事宜載焉故錄于傳

許謙

謙字元遜代人昭成擢爲代王郎中令兼掌文記後徙長安道
武登國初來歸爲右司馬賜爵關內侯并州平日爲陽曲護軍
進節平舒侯安遠將軍皇始元年卒贈平東將軍左光祿大夫
幽州刺史高陽公謚曰文

遺楊佛嵩書

夫杖順已翦逆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
慕容無道侵我疆場師老兵疲天亡期至是已遣使命軍必望克
赴將軍據方召之任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
役不再駕干載之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
壽不亦綽乎魏書許謙傳慕容寶來寇太祖使謙告難于姚興興
古遺
佛嵩

與楊佛嵩盟

昔殷湯有鳴條之誓周武有河陽之盟所呂藉神靈昭忠信夫親

仁善鄰古之令軌歃血割牲已敦永穆今既盟之後言歸其好分
災恤患休戚是固有違此盟神祇斯殛讞書許謙傳

張叡

叡字洪龍上谷沮陽人初爲郡五官掾道武爲代王遷爲左長
史皇始初遷給事黃門侍郎拜奮武將軍幽州刺史陽爵臨渭
侯天興中黜爲尙書令史永興二年卒太武時追贈太保諡曰
文康

疾篤上明元帝疏

臣旣庸人志無殊操值太祖誕膺期運天地始開參戎氛霧之初
駆驅革命之會託翼鄧林寄鱗溟海家倚恩寵榮兼出內陛下龍
飛九五仍參顧問曾無微誠塵山露海今舊疾彌留氣力虛頽天
罰有罪將墳溝壑然大馬戀主敢不盡言方今中夏雖平九域未
一西有不賓之羌南有逆命之虜岷蜀殊風遼海異教雖天挺明

聖撥亂乘時而因幾撫會實須經略介焉易失功在人謀伏願恢崇徽道克廣德心使揖讓與干戈竝陳文德與武功俱運則太平之化康哉之美復隆于今不獨前古昔子囊將終寄言城郢苟偃

解哈遺恨在齊臣雖閼劣敢忘前志魂而有靈結草泉壤

魏書張良傳永

興二年疾
鵠上疏

張白澤

白澤字鍾葵袞玄孫文成帝初除中散遷殿中曹給事中太和初轉散騎常侍遷殿中尚書卒贈鎮南將軍相州刺史廣平公

謚曰簡

表諫獻文帝

伏見詔書禁尚書已下受禮者刑身糾之者代職伏惟三載考績黜陟幽明斯乃不易之令軌百王之通式今之都曹古之公卿也皆翊扶萬機讚徽百揆風化藉此而平治道由茲而穆且凋之下

士尚有代耕況皇朝貴仕而服勤無報豈所謂祖夔堯舜憲章文武者乎羊酒之罰若行不已臣恐奸人闖望忠臣懈節而欲使事靜民安治清務簡至于委任責成下民難疑如臣思量請依律令舊法稽同前典班祿酬廉首去亂羣常刑無赦苟能如此則升平之軌期月可望刑措之風三年必致矣魏書張表附傳雖祖詔諸可潛一解者罪至大辟與者占從坐論剗告得尚書已下罪狀者各隨所糾官輕重而授之白澤上表諫

諫文明太后

臣聞上天愛物之生明王重民之命故殺一人而取天下仁者不爲且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羣凶肆虐輒裂誅盡合城無辜柰何極辟不誣十室而況一州或有忠焉或有仁者若淫刑濫及殺忠與仁斯乃西伯所曰歎息于九侯孔子所曰回輸于河上伏惟聖德昭明殷鑒水鏡前禮止迅烈之怒抑雷霆之威則薄天知幸矣昔厲防民口卒滅宗姬文聽輿頌終摧彊楚願不以人廢言

畱神省察

錄書張袞附傳太和初懷州民伊祁初謀反將殺刺史文明太后欲盡誅一城之民白澤諫

張倫

倫字天念，白澤子。累官護軍長史員外常侍，轉大司農少卿。越州大中正熙平中出爲後將軍肆州刺史。孝莊初進太常少卿。

不拜，轉大司農卿。

諫

遣使報蠕蠕表

臣聞古之聖王疆理物土，辨章要領，荒遐之俗，政所不及，故禮有壹見之文，書著羈縻之事。太祖曰：神武之姿，聖明之略，經略帝圖，日有不暇，遂令暨子遊魂一方，亦由中國多虞急，諸華而緩夷狄也。高祖光宅土中，業隆上世，赫雷霆之威，振龍龜之旅，方役南轍，未遑北伐。昔舊京烽起，虜使在郊，主上案劍，望書不出。世宗運籌帷幄，開境揚旌，衣裳所及，舟車萬里。于時醜類款關，上亦述遵遺志，今大明臨朝，澤及行葦，國富兵彊，能言率職，何憚而爲之，何求

而行此往日蕭衍通敬求和。呂誠肅未純抑而不許。先帝棄戎于前。陛下交夷于後。無乃上乖高祖之心。下違世宗之意。且虜雖慕德。亦來觀我。懼之。呂彊儻卽歸附。示之。呂弱。窺覲或起。春秋所謂。召我卜也。又小人難近。夷狄無親。疏之則怨。狎之則侮。其所由來久矣。是呂高祖世宗知其若此。來旣莫逆去又不追。不一之義。于 是乎在。必其委贊玉帛之辰。屈膝番方之禮。則可豐其勞賄。籍呂珍物。至于王人遠役。銜命虜庭。優呂匹敵之尊。加之相望之寵。恐徒生虜慢。無益聖朝。假令選眾而舉。使乎稱職。資酈生之辯。騁終軍之辭。憑軾下齊。長纓繫越。苟異曩時。猶爲不願。而況極之呂隆。崇申之呂宴好臣。雖下愚輒敢固執。若事不獲已。應頒制詔。示其上下之儀。宰臣致書。諷呂歸順之道。若聽受忠誨。明我話言。則萬乘之盛。不失位于域中。天子之聲。必籠罩于無外。脫或未從。焉能損益。徐舞干戚。呂招之。敷文德而懷遠。如迷心不已。或肆大羊。則

當命辛李之將勤衛霍之師蕩定雲沙埽清逋孽飲馬滻海之濱
鏤石燕然之上開都護置戍已斯亦陛下之高功不世之盛事如
思案甲養民務農安邊之術經國之防豈可呂戎夷兼并而遽虧
典制將取笑于當時貽醜于來葉昔文公請隧襄后有言荆莊問
鼎王孫是抑呂古方今竊爲陛下不取又陛下方欲禮神岷瀆致
禮衡山登稽嶺窺蒼梧而反與夷虜之君曾渠之長結昆弟之忻
抗分庭之義將何呂瞰文命之遐景迹重華之高風者哉臣呂爲
報使甚失如彼不報甚得如此願留須臾之聽察愚臣之言魏書
附傳熙平中蠕蠕主遣使來朝抗敵國之書不修臣
敬朝議將依漢答匈奴故事遣使報之倫表不從

長孫嵩

嵩代人昭成時代父仁統軍道武時呂爲南部大人除冀州刺
史賜爵鉅鹿公歷侍中司徒相州刺史明元卽位假節督山東
諸軍事太武卽位進爵北平王司州中正遷太尉加柱國大將

軍卒年八十，謚曰宣王。

議答呂渾慕瓊

前者有司所處，呂爲秦王荒外之君，本非政教所及，來則受之，去則不禁。皇威遠被，西秦王慕義畏威，稱臣納貢，求受爵號，議者呂爲古者要荒之君，雖人土眾廣，而爵不擬華夏，陛下加寵王官，乃越常分，容飾車旗，班同上國，至于綰絮多少，舊典所無，皆當臨時，呂制豐寡，自漢魏以來，撫接荒遐，頗有故事。呂后遺單于御車二乘，馬二駟，單于答馬千匹，其後匈奴和親敵國，遺綰絮不過數百，呼韓邪稱臣，身自入朝，始乃至万匹。今西秦王若呂士無桑蠶，便當上請，不得言財不周賞。昔周室衰微，齊侯小白匡天下，有賜胙之命，無益土之賞。晉侯重耳破楚城濮，唯受南陽之田，爲朝信之邑，西秦所致，唯定而已。塞外之人，因時乘便，侵入秦涼，未有經營拓境之勳，冒登上國，統秦涼河沙四州之地，而云土不增廓，比

聖朝于弱周而自同于五霸無厭之情其可極乎西秦王忠款于朝廷原其本情必不至此或左右不敏因致斯累檢西秦流人賊時所抄悉在蒲坂今既稱藩四海咸泰天下一家可赦秦州送詣

京師隨後遣還所請乞佛三人昔爲賓國之使來在王庭國破家

遷

卽爲臣妾

可勿聽許

魏書

吐谷渾傳慕瓊妻言土不富聊財不

周賞井請赦遣乞佛等太尉

張孫嵩及議

郎博士

二百七

問

請赦

遣乞佛

等太尉

張孫嵩及議

十九人議答

長孫稚

稚

南史

作幼

字承業

初名冀歸

嵩四世從孫

襲父觀爵上黨王

例降

爲公

孝文時

拜前將軍

授七兵尚書

太常卿右將軍

宣武時出

爲撫軍大將軍

領揚州刺史

假鎮南大將軍

都督淮南諸軍事

進大都督坐事除名復假鎮西將軍除平東將軍進尚書右僕

射孝明時

出爲行臺

雍州刺史

孝莊初

復封上黨王尋改馮翊

王後降爲郡公遷司徒加侍中

兼尚書令

大行臺

仍鎮長安前

廢帝卽位遷太尉錄尚書事孝武時轉太傅錄尚書事從入關拜太師復封上黨王大統元年卒贈假黃鉞大丞相都督三州諸軍事雍州刺史謚曰文宣

奉表自明

與琰同在淮南俱當圍難琰敗臣全遂生私隙且臨機奪帥非算所長魏書長孫道生附傳鮮于修德反呂雅爲大都督北討卒于詔雅解行臺遣河間王琰爲大都督雅遺子子裕奉表

復收鹽池稅表

鹽池天資賀賄密邇京畿唯須賣而護之均贍呂理今四境多虞府藏罄竭然冀定二州且亡且亂常調之絹不復可收仰惟府庫有出無入必須經綸出入相補略論鹽稅一年之中準絹而言猶不應減三十萬匹也便是移冀定二州置于畿甸今若廢之事同蒲坂蒲坂一陷沒失鹽池三軍口命濟瞻理絕天助大魏茲計不

矣。昔高祖昇平之年，無所之少，猶創置監官，而加典護，非爲物而競利，恐由利而亂俗也。況今王公素發，百官戶祿，租徵六年之栗，魏上長孫道生附輒符司監將尉，還率所部，依常收稅，更聽後敕。傳云太后時有詔處鹽池稅。

稚上表

上表乞定樂舞名

臣聞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易曰：先王召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召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博拊琴瑟，召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敷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曰象德，舞曰象功。干戚所召比其形容，金石所召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荐舉。

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累耀。恭宗顯祖誕隆不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爲之運。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闇草刲古樂。闇尋去世。未就其功。闇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修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已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修營。破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綴。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敕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舊是夷則之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倘存。又有姑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干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攷古。深有明證。乾龜

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俗官失職，芳久殂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訖。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圓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舉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南鐘爲宮，大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樂八變，地祇可得而禮，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于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竝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人已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已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于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自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已相成也。服子愼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一縣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即如此義，乃可尋。

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懸之三八十六枚漢成帝時犍爲郡于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呂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辟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謬襲云周禮呂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曰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既亡漢成謂韶武德武始大鈞可呂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呂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呂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呂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呂祀宗廟祀圜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漢呂祭天魏時又呂雲翹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鳩氏爲鐘鼓之分磬氏爲磬俗關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呂律呂爲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

造依魏晉所用四廟宮懸鐘磬各十六懸頃簾爭筑聲韻區別蓋
理三稔于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
備設百寮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微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
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
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秦曰壽人
及焚書絕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
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
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
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
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
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
四年作也呂象天下樂已行武呂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
六年更名曰文始呂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

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自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呂武德舞爲昭德。孝宣呂昭德舞爲盛德。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益相緣。徽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于樂舞。迄未立名。非所。自聿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縣之樂。詳攬先誥。大爲紜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豈同于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自配上帝。卽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于溝洫。惡衣服。致美于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于天地乎。失禮之差。遠于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

皆盡用明其無誠。昔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豐等奏求造十二
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既成，臣等思鐘磬各四
組，鑄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三懸通前爲八宮。懸兩具
矣。一具備于太極，一具列于顯陽。若圓正方擇上辛四時五郊社
樂諸祀，雖時日相礙，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
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
當時未定，請卽刊校。已爲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
武，用于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繩，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詔，周
武魏爲武始咸熙，錯綜風聲，爲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
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
呂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
白領，紱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
服同上。其奏于廟庭，武舞武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皂領

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襪黑草襪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
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
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迎基接棟樂舞同奏于義得迎自
中頗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
古雅樂一部正音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
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
猶得擊奏足召闈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
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恩服典章留心軌物反堯舜之
淳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義刑納生人于福地道德熙泰樂
載新聲天成地平于是乎在樂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召愚昧參
廟問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懼魏書樂志晉泰甲前儀帝謂諸錄書
長孫稚太常卿祖鑒營理金石承熙

雅
望表
二年春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後魏文卷二十一終